

甬剧接力棒，传到“00后”

崔小明 房炜

十年磨一剑，今日试锋芒。这几天，宁波市甬剧团正在对演员进行业务考核。令人瞩目的是，20余名第九代甬剧演员开始整体亮相，这是宁波市甬剧团时隔13年后大规模补充新鲜血液。百年甬剧将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了一批“00后”手中。

从千里挑一到百里挑一

甬剧是宁波地方传统戏剧，距今已有近200年历史，承载了无数人的情感记忆。甬剧的传承发展尤其是甬剧演员的接班问题，一直备受关注。

回顾甬剧的发展历史，著名甬剧演员沃幸康说，甬剧演员的传承原来并不是问题。1972年，年仅16岁的他去报考甬剧演员，当时考试地点设在民乐剧场，有几千人报名。他不记得经过多少轮考试，才幸运入围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甬剧演员的挑选余地仍非常大，文华奖和梅花奖得主王锦文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从甬剧训练班中脱颖而出，成为第五代甬剧演员的领军人物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传统戏曲渐入低谷，甬剧也面临严峻考验。但甬剧演员还能顺利实现约十年一个周期的“有机更新”。“因为当时培养甬剧演员的宁波艺校是小中专，考上后就算国家干部，不仅能迁户口，实现‘农转非’，毕业后还包分配。这对选择不多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。”宁波市甬剧团团长吴刚说。当时挑选甬剧演员虽然不是千里挑一，但也算百里挑一。至今活跃在甬剧舞台的第七代

甬剧演员代表郑健、孙丹等，就是那个时候考入宁波艺校并开始演艺生涯的。

进入21世纪，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，甬剧等传统戏曲院团打破了“铁饭碗”。宁波文艺学校并入宁波市外事学校，没有了包分配等政策，甬剧班招生遇到了很大困难。2003年，为了解决甬剧演员的培养问题，市外事学校(文艺学校)与宁波市甬剧团首次开设甬剧传承班，学制3年，毕业后进入甬剧团工作，这是订单式培养甬剧人才的第一次尝试。这个班培养出来的苏醒、贺磊、张欣溢、沈超等一批学员，经过多年舞台历练，现已成为甬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。

甬剧传承班曾遇到招生难题

2016年，距离苏醒、贺磊等第八代甬剧演员走上舞台已经十个年头。新一代甬剧演员的培养又被提上议事日程。“约十年一个周期的演员更迭是戏曲舞台的铁律，上一代的演员步入中年后即使扮相年轻，也无法饰演小生或花旦，因为嗓音、神态、步态都会‘出卖’你。”吴刚说。

经过多方协商，在宁波市教育局、原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，宁波市演艺集团和宁波市外事学校(文艺学校)再次联合开设甬剧传承班，采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，面向宁波全大市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。学制4年，毕业后直接进入宁波市甬剧团工作，优秀的还可以进入事业编制。然而始料未及的是，报名情况并不乐观，原定30人的招生名额最后只招到不到一半的学员。这可愁坏了甬剧团团

长吴刚，“如果十年后没有人接班，甬剧将面临人才断层的危险。”

2017年新年刚过，吴刚率领剧团成员主动出击，分头到各个学校招生。“每到一个学校，我们就深入到初三年级的班级进行宣传发动。对有文艺特长的学生当场进行面试，鼓励他们报考甬剧传承班。”吴刚说。“以前甬剧演员招收的重点地区在鄞州、奉化一带，因为这些地方的方言与甬剧发音最接近。后来因为生源太少，我们不得不到象山、宁海甚至新昌、嵊州等地招生。”当年参加招生工作的沃幸康说。幸运的是，因为前期工作做得深入细致，吸引了300多人报名，考生数量与质量都超过了2016年。当时在惠贞书院读初中的张尤佳五官端正、身材高挑、成绩优异，考上大学基本上没有问题。但因为喜欢戏曲，张尤佳做通父母思想工作，毅然报考。来自象山鹤浦中学的姜志旗在朋友圈获得甬剧传承班招生的消息后，凭借1.79米的个子和良好的嗓音条件顺利通过了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。余姚的李梦凡生于戏曲世家，他爷爷组织了一个越剧社，妈妈和奶奶都喜欢戏曲，他的报考得到了家人全力支持。

最后经过外形、身段、五音、音准及念白等方面的综合测试，留下了9名学员。他们与2016年的一批学员组成新的甬剧传承班，共有26名学员，其中男生10人，女生11人，乐队5人。

倾尽全力培育新生代

“你们是什么水平，将来甬剧就是什么水平!”沃幸康等老一辈演员对这些孩子充满了期待。从入

学第一天起，宁波市甬剧团就倾尽全力培养这批甬剧新生代。

学员们不少来自余姚、慈溪、宁海、象山等地，大多数不会讲宁波话。教他们白口(念白)的任务交给了沃幸康、沈永华等资深专家。他们吐字、发音……一字一句抠。另一项基本功就是练功。从入学第一天开始，学员们每天早上6点15分到7点要练毯子功、踢腿、压腿等。“老师常教导我们说，一天不练自己知道，两天不练专家知道，三天不练全世界知道。所以我们从不敢偷懒。”学员张尤佳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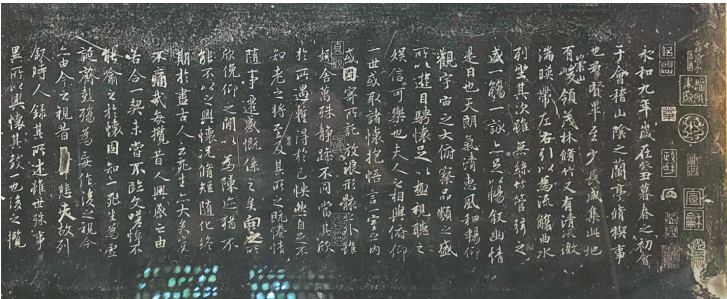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学习甬剧专业课，甬剧团还广揽名师，请浙江省京昆艺术中心主任、文华导演奖得主翁国生前来教程式武功；邀请昆曲名家、两次获得梅花奖的林为林对学员们进行身段辅导；邀请苏州昆剧院昆曲名家、梅花奖获得者孔爱萍来授课。河北梆子的李吉发则被聘请过来长期驻点教学。此外，婺剧、瓯剧名家也来给学员们上过课。

经过几年在校学习，2019年8月，甬剧传承班的学员开始跟团学习，正式进入舞台实战阶段。甬剧团派出最强团队实行一对一的结对辅导。“老师们都是名家，舞台经验十分丰富，他们的点拨常常让我们醍醐灌顶。”姜志旗说。为了帮助他们获得实战机会，在甬剧团新排剧目《三篙恨》《红杜鹃》中，学员们扮演了丫鬟、兵、仆人等辅助角色。虽然角色无足轻重，获得的舞台经验却弥足珍贵。

今年7月，新一代甬剧演员的毕业大戏就将拉开帷幕，正式宣告他们整体接棒甬剧传承的重任。期待甬剧新生代让我们耳目一新。



天一阁馆藏明丰坊的神龙本(冯承素版)石刻《兰亭集序》(上图)及其拓本(局部)(下图)。(大漠 摄)



大 漠

案头有本《兰亭集序》帖子，冯承素摹本。闲暇之余喜欢拿来读读。

《兰亭集序》记录了一桩文人雅集之事。东晋永和九年，即公元353年，暮春三月，在会稽(今绍兴)为官的王羲之，借上巳节，组织一帮朋友聚会。

上巳节，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。农历三月初三，人们走出家门，结伴来到水边嬉戏、沐浴，祛邪消灾，祈求安康。

那天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司徒谢安来了，辞赋家孙绰来了，沙门高僧支道林来了……王羲之把儿子王徽之、王献之也带来了，社会名流四十一人会聚于会稽山阴兰亭。

会稽山阴，山清水秀，风景秀丽。远处有崇山峻岭，近处有茂林修竹，旁边是清流激湍。大家散落在小溪两旁，喝酒赋诗，纵情开怀。他们想出一个别出心裁的玩法：将酒杯放置于溪流之上，任其漂流，酒杯停在谁跟前，谁就得即兴赋诗一首。若作不出诗，就要罚酒三杯。据说，当酒杯漂到王献之跟前时，王献之半天吟不出诗来，后人作打油诗曰：“却笑白衣王大令，兰亭会上竟无诗。”那时王献之才十岁，实在是难为他了。

大家决定将即兴创作的诗赋辑成一册，并推举王羲之为之作序。王羲之乘着微醺，拿起鼠须笔，在蚕皮纸上洋洋洒洒写下了《兰亭集序》。

殊不知，1667年前的这一提笔成就了千古绝唱，连王羲之自己也想不到，《兰亭集序》会成为中华文化艺术瑰宝，流芳千古，让后人顶礼膜拜。

《兰亭集序》被称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，28行，共324个字，通篇道劲飘逸，字字精妙，灵动隽永，虽有多处涂改、漏补甚至错写，貌似草稿，但率性率真，超然洒脱。据说，事后王羲之回到家中多次重写，再也达不到如此意韵。

据传，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，遍搜王羲之真迹，通过手下暗探萧翼，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弟子辨才和尚那里，想方设法得到了《兰亭集序》，如获至宝，爱不释手，不仅常“置之座侧，朝夕观赏”，还命朝中大臣冯承素等人钩摹，赏赐给亲近臣，令褚遂良、虞世南等人临写。后唐太宗驾鹤西去，便把《兰亭集序》真迹带入昭陵，一起殉葬。唯有冯承素摹本和褚遂良、虞世南临本流传了下来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

古往今来，众多书法爱好者无不对《兰亭集序》心慕手追，从古迹中揣摩文化内涵，从经典中汲取艺术滋养。

一遍遍读着“兰亭”，我也试图在提按顿挫间寻找晋人意韵，从一觴一咏中管窥“魏晋风流”。

近代日本作家大沼枕山曾说“一种风流吾最爱，六朝人物晚唐诗”，这里的“六朝人物”，主要是指魏晋名士。

魏晋时期，政权混乱，社会动荡，但思想自由开放，文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。魏晋名士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，他们以饮酒、服药、清谈和纵情山水的生活方式来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。他们率性而为、不拘礼法；他们喝酒纵歌，狂放不羁；他们风姿俊

读《兰亭集序》 窥魏晋风流

美、言谈清雅；他们崇尚自然，超然物外。后世史学家们怀着敬仰和钦佩之情，将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风采称为“魏晋风流”。

魏晋时代的书法艺术，在中国书法史上，达到了无可企及的历史高度：王羲之被誉为“书圣”，其子王献之与其齐名，并称“二王”；其侄孙王珣的《伯远帖》，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，被历代视为稀世瑰宝。再看王羲之的几个儿子，北宋黄伯思在《东观余论》中称：“王氏凝、操、徽、涣之四子书，与子敬书俱传，皆得家范，而体各不同。凝之得其韵，操之得其体，徽之得其势，涣之得其貌，献之得其源”。他们同出一个家族，同属一个门阀。

作为东晋名士，王羲之身上自带时代特质，这个特质在《兰亭集序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如果说《兰亭集序》前半部分描述的曲水流觞、一觴一咏、畅叙幽情，体现了士人的风雅和率性，那后半部分俯仰一世、生死无常、时光流逝的感慨则凸显了士人的玄远和寡欲。而人们对王羲之行书的评价则是“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，尽显名士风流。

这种时代特质同样在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(徽之)身上呈现：吊胞弟子敬之丧，琴不成调，竟喊“人琴俱亡”；雪夜访戴，“造门不前而返”；请桓子野演奏，“客主不交一言”，不拘礼法，率性而为。

魏晋名士出身高贵，政治地位优越，主人翁意识强，往往以国家兴亡为己任。南朝宋刘义庆在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中记录了王羲之与谢安的一次对话。王谢两人有一天登上冶城，谢安显得悠闲自得而出神遐想，似有飘然出世的志趣。这时，王羲之就对他说道：“夏禹勤于王事，手足都生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周文王从早忙到天黑才吃饭，时间都不够用。如今烽火四起，人人都要为国效力，如果空谈荒废了政务，浮华的言辞妨碍了要事，恐怕和当今的时势不太相宜吧。”谢安回答说，“秦任用商鞅变法，也只传了二世就灭亡了，难道也是清谈导致的祸害吗？”

王羲之平生志不在仕林，但在这一问一答间，表现出他对国事强烈的责任感。

应敏明

藻井不是井，而是一种建筑构件。古代建筑内部，呈覆斗形的一种穹顶装饰，叫作藻井。据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记载：“井者，东井之象也；藻，水中之物，皆取以压火灾也。”中国古代建筑最怕火，在屋顶安一个井，取其防火镇灾之意，是藻井的最初来历。

藻井多见于宫殿庙宇，而在民间，最常见的是在戏台。宁海自古看戏之风兴盛，鼎盛时，曾有戏台600余座，即便岁月更迭到了今日，尚遗存120余座，其中12座还是国家级文保单位。宁海古戏台，多是祠堂戏台。祠堂是村中最重要的建筑，往往倾一族之力而建，祠堂戏台自然也是飞檐翘角，精雕细作，浓墨重彩，极其华丽。

目前，宁海尚有藻井古戏台80余座，其中三连贯藻井戏台三座，二连贯藻井戏台十座。最精美者要数崇兴庙和岙胡胡氏宗祠的三连贯藻井戏台，以下浦魏氏宗祠和潘家番潘氏宗祠为代表的二连贯藻井戏台，单藻井戏台数量更多。

宁海的古戏台藻井以圆形为主，呈喇叭口，由数百个小斗拱和其他构件组成，盘织交错，它有个贴切的俗名，叫“鸡笼顶”。那些藻井中，最经典的样式要数“金龙飞凤”和“百鸟朝凤”。自下而上“金龙”或“百鸟”旋转至井顶，仅仅追随井顶一只盘旋的凤凰，生动无比。这种藻井结构复杂，却通体不用一枚钉子，全由榫卯拼接而成，对木工手艺要求极为苛刻。完成木作后，会让漆工着矿物重彩，五彩缤纷，古雅绚丽，让人叹为观止。清华大学老教授陈志华先生曾这样赞美宁海古戏台的“百鸟朝凤”藻井：“或许更多的人会被戏台上方藻井的精巧、华丽甚至奇幻感动。最辉煌的叫‘百鸟朝凤’，就是鸡笼顶向圆心集中的筋络朝同一个方向旋转着腾升上去，生气勃勃，永不止息。正是这些近乎炫耀的藻井，才能和民间表演艺术家火爆夸张的演出搭配。匠师们对炫耀毫不掩饰，他们竟把藻井做成双联的甚至三联的，从戏台上一直延伸到院坝里，把它覆盖，既统一了二者的空间，又卖弄了自己的才能。看得出他们洋洋得意的心态，观赏者就觉得过瘾。”陈教授说得洒脱，美哉。

搭建这种“百鸟朝凤”藻井，有个专业艺术术语，叫“盘井”。这个“盘”字极为形象，既



宁海清代“百鸟朝凤”戏台藻井 (徐培良 摄)

藻井



宁海古戏台 (徐培良 摄)

体现了技术，又暗藏了耐心。宁海能有这么多精美的藻井，自然离不开一批能工巧匠。据传，清道光年间，宁海北乡有一位金木匠，他出自木作世家，村中祠堂的明代戏台藻井“百鸟朝凤”便是他祖上“盘”的。金木匠从小跟父亲做木匠，聪慧机敏，7岁便能解开父亲用十根木头榫卯做成的鲁班锁，出师后，闻名十里八乡。不久，邻村要建一座二连贯的藻井戏台(即一个戏台，顶上并列两口藻井)，两口都要盘成“百鸟朝凤”。村口贴出告示，邀请两家“劈作做”(两班师傅各做各的，互相竞技)，各付酬金500两银子。当时，西乡的一位葛木

匠和金木匠一起揭了榜，分别带四个徒弟，为期三个月，各盘一口“百鸟朝凤”。冬至日拜了天地，请过祖宗，藻井动工。只见葛木匠这边，又画图纸又打样，四个徒弟做木樑的做木樑，雕花的雕花，热热闹闹。金木匠那边，十天过去了还不见动静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十天后，金木匠和徒弟总算姗姗来迟。到了工地，金木匠不紧不慢地丈量着藻井的尺寸，让徒弟锯出五根木条，搭出一只小斗拱。搭完后，他便拂袖而去，工地上只留下徒弟每日赶制构件。三个月工期临近，葛木匠的藻井已盘好大半，百鸟齐头朝凤靠拢，活灵活现，金木匠那

边却还是一团乱麻。众人议论纷纷，都等着看金木匠的笑话。临结束的前一天，金木匠终于现身，看着徒弟做好的一堆几百组构件，他长褂一系，跃上戏台，动作麻利地盘起“鸡笼顶”。徒弟把构件一个个递上去，金木匠一个个严丝合缝地盘上去，一天工夫，这“鸡笼顶”就螺旋般地上升到了顶部，百鸟朝凤，分毫不差，顿时把村民“惊艳”住了。自此，金木匠的名声便随着这段“劈作做”盘藻井的故事，在宁海乡间传开了。

今天许多人心里有会有个疑惑，为什么古戏台上唱戏，仅仅凭着肉嗓子，声音就能传得那么远？这便是戏台藻井的玄机所在了。不知是古代木匠有意为之，还是偶然发现，藻井具有良好的收音、共鸣和传音的物理功能。华美的结构和极佳的传声功能，使藻井成为戏台顶穹不二之选。

旧时，宁海民风潇洒，春节舞狮，元宵灯会，“四时八节”村村演戏。各种戏，各种腔，有本地的平调(旧时叫三坑班)、乱弹，有京戏、越剧，有木偶戏、独角戏等等。清时有位叫孙至道的宁海诗人曾作诗形容祠堂看戏的情景：“椅凳安排个叠，胭脂水粉和均匀。前堂姐妹后堂嫂，相约今宵看戏文。”如今，孙至道诗中描写的场景已经远去，所幸那上百座古戏台还在，让人依稀记起当年的人潮喧声和锣鼓余音。